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二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奇傑之士布在朝廷旣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爲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淳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爲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爲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寘班列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爲知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傳孝宗首命輔而

臣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
用公爲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得熙世雖弗
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嫋節耆德
碩聞巍然爲當世名臣雖鄙夫囂輩亦知有所
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
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爲唐宰相一子從
僖宗狩蜀爲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爲平泉令
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
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
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御毬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越馬之事適以貽笑點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劔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
請一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
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
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
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
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曰
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據前代宗室賢否
媿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
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

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歷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寔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
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導聖德日
益顯融然其間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
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貤恩請從
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僧置諫員
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
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懷皆一時
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安
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
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

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
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知
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
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
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
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
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
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
大萬存留三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
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樁皆有餘積故陛下初
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
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凜兩宮內庭
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
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
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
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
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
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

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
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媚疾善
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
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
福杜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
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
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轂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性命之奧為勲名享至道之味為鐘鼎達而在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

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間有議賤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
已交與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瑳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既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失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否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冒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況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克實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對然而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伐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
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
熄道學之幾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氓和